

景区提示标识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与构建策略研究

陈子娟 耿敬北

摘要：我国旅游事业快速发展，催生了景区标识的规范性问题，而景区标识设计合理与否又与景区的服务水平和人文关怀密切相关。其中景区提示标识设计就存在图文关系不合理、措辞生硬等诸多问题。本文基于语言元功能与图像视觉语法理论，对景区4类提示标识语篇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标识的交际本质是标识构建者与游客之间的人际交际，需遵循礼貌和劝说原则；4类标识中的第一类提示标识更能体现语言元功能，符合图像视觉语法。本文又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从语篇交际意图的实现过程和多模态语篇交际的心理认知机制两个视角对第一类景区标识模态间的协同与关联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证实了第一类标识多模态语篇构建符合心理认知机制，能够较好地实现语篇交际意图。依据对4类标识语篇的对比分析和第一类标识心理认知分析，本文还提出了景区提示标识的构建策略。

关键词：景区提示标识；多模态语篇分析；元功能；视觉语法；心理认知机制；构建策略

[中图分类号] H0-05

DOI: 10.12002/j.bisu.2016.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6) 02-0028-14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事业快速发展，景区标识的一些问题也随即暴露出来，如标识设计中出现有图无文、有文无图、图文表意分离、文字措辞生硬、“禁止”、“不”等不礼貌用语大量存在。而旅游景区的设施维护、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皆与景区标识系统密切相关，因此，旅游景区标识系统建设与优化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在景区各类标识中，提示标识占有相当比例，且多数呈现图文结合的多模态特征，其中真实图像与文字、抽象地图与文字、警示标识与文字结合等模式居多，这些图文结合多模态标识的功能在于实现景区管理者与游客之间的交际，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资源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并形成良性互动，是实现景区管理功能的主要手段。本文把景区提示标识定义为一个系统

[基金项目] 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小城市语言环境建设研究（2015SJD798）；2015年宿迁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宿迁方言与民俗文化的双向视点研究（2015KY16）；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SLA中基于语言相对论视角的概念迁移研究（2015SJD797）。

化和可视化的多模态语篇结构,从语言符号的三大元功能理论、图像的视觉语法层面以及多模态语篇心理认知层面对景区多模态提示标识进行分析,试图论证如下问题:景区提示标识中语言文字能否体现语言三大元功能,作为视觉模态,标识设计又是否符合视觉语法规律;作为交际对象的游客对标识中图文语篇的心理认知机制是否对设计者构建标识多模态语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希望为景区标识设计策略提供有力的依据。

一、景区标识研究综述

迄今为止,学界对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标识”说法还未形成统一观点,研究者采用的类似术语主要还有“标示”、“标志”、“公示”等。笔者依据《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语译法通则》(DB11/T 334-2006)、《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语译法第2部分景区景点》(DB11/T 334.2-2006)等国家旅游业规范,采用“标识”这一说法。相对而言,国内外关于旅游景区标识的研究较少,笔者分别以“标示语”、“标志语”、“公示语”和“标识语”为主题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并筛选出以北大核心期刊为主的重要期刊论文32篇,根据研究视角不同,研究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从景区标识英译视角的研究,该类研究占主导地位(21篇),多从语用视角、文化差异视角(赵湘,2006:72-74)以及符号学视角(杨永林、丁韬,2014:66-72,黄燕,2013:96-98)对标识翻译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其中,杨永林(2011:85-89)基于5年的调查,从标准化、规范化的角度入手,参考北美公共标识内容,考察了“提示类”双语标识英文译法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方案与措施。此外,相当部分标识语翻译研究多以丰富的示例来论证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翻译原则与建议,但其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第二类是从设计视角对旅游景区标识设计进行研究,该类研究从标识的功能、内容、色彩、题材、形态、材料、体量、尺度、规划原则、构成要素等多个角度探讨旅游标识设计,并提出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方法、设计要素及布局、制作、安装要点等策略(米澄质,2009:140-142;庞丽、谢宝元,2011:4-7,14;李宏等,2009:49-58)。第三类是关于景区标识的文本研究,占比较少。该类研究提到,目前我国很多景区普遍忽视语言文本建设,导致旅游景区语言文本不正确、不规范、不标准等诸多缺憾。此类研究多涉及景区标识英译文本,关于汉语文本的研究甚少。总结以上论述,发现现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重英译研究,轻中文文本研究;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对标识进行分类做微观研究极少);案例的主观分析较多,缺乏理

论基础；重语言模态研究轻非语言模态研究，缺乏对标识宏观语篇研究。基于以上文献综述，本文运用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以语言三大元功能和图像的视觉语法以及心理学为理论基础，把景区中文提示标识单独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把提示标识作为一个完整的多模态语篇进行分析，考察提示标识与游客之间的交际过程和认知规律，并探索提示标识最佳构建途径。本文是到目前为止学界较少触及的领域，同时也弥补了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不足，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实践意义和较高的理论价值。

二、景区标识分类与景区提示性标识的交际本质

根据最新（2008年12月）国家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894-2008 所规定的“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标识主要分为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大类型。其中提示标志是指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如标明安全设施或场所等）的图形标志，基本形式是正方形边框，颜色为绿色。4类标识实例如表1所示。

表1 公共标识分类

禁止标志 (禁止吸烟)	警告标志 (当心火灾)	指令标志 (必须戴口罩)	提示标志 (紧急出口)
			

景区标识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能明确表示内容、性质、方向、原则、形象等功能，主要以文字、图形、记号、符号、形态等为构成要素的视觉图像系统；它重在解决环境景观管理和梳理上的秩序，为公众所需的物质和精神提供贴切的服务。景区标识可分为景区全景牌、景点说明牌、景观介绍牌、服务设施标识、景区内公共道路交通指示牌、警示忠告标识和管理说明标识。其中，警示忠告标识是指景区必须在相应的显要位置以牌示形式给游人以警示忠告，含安全警示、友情提示、公益提议等。而景区提示性标识则是警示忠告标识的一种，它通过提示、劝告、命令，甚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禁令规范游客的行为。景区作为放松和休闲场所，标识设计需创造一种和谐、友好与平等的氛围。除非在极其危险和机密等非寻常情形下使用强制的命令和禁止标识，景区标识设计应该履行人性化服务宗旨，遵循礼貌、友好、平等的劝说原则。本文主要以景区

提示类标识作为研究对象,并把研究范围定位在保护绿化类多模态图文标识设计上。景区绿化区域既非危险区又非保密区,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规范管理范围,因此需要提示标识通过礼貌劝说来实现景区管理功能。

透过标识与游客二者交际表面现象可以发现,交际的起始端并非提示标识而是提示标识的设计者,提示牌只是设计者和景区管理者与游客进行交际的中间媒介。因此,提示标识与电视报刊等媒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人际交际过程,即通过提示标识构建交际现场,实现景区管理者的交际目的:引导和说服景区游客自觉与自然和人文景观和谐共处。那么,景区提示标识设计者是否真正在实施该过程,其交际目的是如何达到的?这正是本研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三、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多模态语篇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元动能理论(Halliday, 1994)和图像视觉语法理论(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为理论框架,同时从交际意图的认知过程和多模态语篇交际的图文关联认知机制等心理学认知层面对能够较为全面实现交际功能的景区提示标识进行多模态交际分析。Halliday(1994)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提到,对于语言来说,意义就是其在一定情景下所行使的功能,他把意义分成3个部分: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作为视觉符号,图像不仅能阐释物质世界及精神世界的活动,传递语言所传递的信息,还能构建和维持某种社会关系,同时,与语言类似,它也具备自身完整的内部体系。视觉语法(Kress & van Leeuwen, 1996: 1)认为图像具有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分别对应三大元功能中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以及语篇功能。

多模态语篇研究者Kress(2001: 20)认为所谓“多模态”就是运用几种符号模态,或综合使用若干符号模态来强化同种意义的表达,或行使补充功能,或进行有层次排序。当面对一个多模态语篇时,既要分析言语模态3种意义的实现方式,又要考察非言语模态(如视觉符号)如何实现再现意义,如何完成互动意义,以及如何通过语篇的整体布局实现构图意义。唯有如此,语篇中所有的信息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提取(李美霞、宋二春, 2010: 7)。因此,以图文结合为特征的景区多模态提示标识的分析,也可以遵循以上分析方法,即从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和图像的视觉语法双视角对具有代表性的各类景区提示标识进行语篇分析,再从交际意图的认知过程和多模态语篇交际的图文关联认知机制等心理学认知层面对能够全面体现语言三大元功能和图像视觉语法的景区提示性标识进行证实性分析。

四、景区多模态标识的功能分析

笔者随机选择了所在城市（小城市）2座公园和2座景区进行实地调查，并收集了100个出现频率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提示类标识。根据标识的文字、图标和图像特征以及图文搭配情况，又将收集的标识归集为四大类，并选出能够代表四大类标识的4幅标识作为研究对象，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景区常见提示标识分类





第一类 (15%)	第二类 (53.3%)	第三类 (23.4%)	第四类 (8.3%)
			

表2中第一幅代表无禁止标识，文字包括两个具有语篇功能的小句，且用语礼貌，色彩搭配和谐，包含表达人际关系图像的图文互动标识，占比15%；第二幅代表有禁止标识，色彩搭配和谐的图文提示标识，占比最高，超过半数（53.3%）；第三幅代表有红色禁止标识但无背景色的图文标识，占有一定比例（23.4%）；第四类标识则缺乏语言文字模态，只有禁止标识，占有较小比例（8.3%）。

1. 概念功能和再现意义

在功能语法中，概念功能涉及参与者、过程和环境3个及物系统，其中，过程系统是核心。根据活动和事件性质，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过程系统分为涉及动作的物质过程，涉及物体或情景关系或性质的关系过程，涉及动作和行为以外的情感、认知和感觉等的心理过程，与言语相关的言语过程，介于心理与动作之间的行为过程，以及物体存在过程六大过程（Halliday, 1994）。第一、第二、第三类提示标识中的语言模态的参与者皆为景区的管理人员、小草以及游客，第一、第二、第三类提示标识中皆涉及及物系统中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物质过程涉及“打扰”、“绕”和“踩踏”动作，关系过程主要表现在标识设计者即管理人员与游客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管理人员与小草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暗含小草与游客之间不平等关系。第一、第二类中还涉及表经验的行为过程，表现为“含羞”和“笑”。第四类标识中缺乏语言模态，无法实现语言的概念功能。

从图像视觉语法视角来看,再现功能表现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矢量的存在。叙事图像总存在矢量,图像中的人物肢体等元素形成的斜线和人物目光是识别矢量的主要标志,而概念图像则没有矢量。叙事再现中包含了行动、言语、反应以及心理过程,概念再现包括象征、分类和分析过程(Kress & van Leeuwen, 2006: 3)。第一类提示标识中,存在由笑脸目光交流形成的矢量,暗含反应和心理过程,因此属于叙事图像。而第二、第三、第四类提示标识中禁止标志既无人物肢体等元素形成的斜线,也无目光交流,故不存在矢量,属于表禁止的概念图像,表达象征过程。第二类标识中的绿色、黄色圆形轮廓象征和平温和意义,红色禁止标志象征否定概念。由此可见,第一类标识叙事再现更加明显,第二、第三、第四类则属概念再现。

2. 人际功能和互动意义

相对于概念功能,温馨提示标识的人际功能更加明显,人际系统功能包括语气和情态两个部分。语气系统是通过交流建立人际关系来实现语言人际功能的(Christie, 2000: 110)。交流的主要目的只有两种:给予和需求。包括信息、货物和劳务的给予和需求,这些功能主要通过包括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和意态疑问语气的语气系统的选择来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将交流过程中完全同意或接受和完全反对或拒绝称为极性系统,如“禁止”、“拒绝”、“不可以”等,然而现实交流并不是永远处在这两个极端点,有时处在这两点之间,称为情态系统(刘熠, 2004: 220)。表2前三类提示标识中的语言模态都是通过祈使语气来实现人际功能的。第一、第二类中的语言模态“小草含羞笑,请君莫打扰”和“小草微微笑,请您旁边绕”中皆涉及陈述与祈使两种语气系统,给予与需求两种交际目的。上句“小草含羞笑”和“小草微微笑”皆为陈述语气,实现给予交际目的,而后句“请君莫打扰”、“请您旁边绕”皆通过“请”字来表达祈使语气,实现需求目的。而第三类提示语标识中的“禁止踩踏草坪”语言模态中无“给予”语气系统,直接以“禁止”一词通过命令式祈使语气表达需求目的。对于情态系统,前两类标识中的“请”字提供了情态系统,而第三类中的“禁止”一词则提供了完全反对的极性系统。

图像语法中的互动功能对应语言模态中的人际意义,这是通过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等途径实现的。设计者通过图像对读者实施某种行为,即产生图像行为。Kress和van Leeuwen将此图像行为分为“索求”和“提供”两种(Kress & van Leeuwen, 2006: 47-48)。态度与取景的视角或角度相关,正面取景意味着“卷入”,倾斜的视角意味着“超脱的介入”,平行的视角意味着平等(Kress & van Leeuwen, 2006: 149)。第一类提示标识中有一张笑脸图标,与游客之

间有目光接触,使二者之间产生关系,具有明显的索求行为,粉色笑脸代表小草含羞心理,属于信息提供。此外,第一、第二类提示标识还以绿色、黄色为主要背景色,白色和粉色为前景色。根据色彩学,绿色象征生命、希望,给人以安全、和平的感觉。标识主色调为绿色,其互动意义在于对安全和希望的表达,借绿色向游客发出索求信号。黄色给人以光明、轻快、活泼的感觉,识别性强。因此,第二类提示标识中的黄色轮廓运用在于引起路人注意,表示索求互动目的。第三、第四类标识中无背景色,以红色为单一色彩构成,表示接触、社会距离和态度的图像元素较少,因此,图像的互动功能较弱。红色是血的色彩,象征革命、危险和警示,被运用到交通信号灯上,也被指定为消防车的色彩。对于危险和机密等区域的提示标识,用红色的标识则容易引起游客高度警觉从而达到警示的交际效果,但草坪一类场所明显不属于该范畴,却使用红色禁止标识,使互动交际效果大打折扣,无法产生人际间积极关系。因此,图像互动功能较差。

3. 语篇功能和构图意义

语言语篇功能使得人际意义和经验意义融合成一体,通过由主位和述位构成的主位系统来实现。语言的语篇功能主要通过小句成分的排序得以实现,功能语法将放在句首的部分称为主位,其他部分称为述位。主位通常指信息的起始点,所包含的信息通常是已知的,而述位通常是新信息。主位系统与语态系统、及物系统和语境系统一起,将语篇紧密地衔接成连贯的整体(刘熠,2004:221)。第一类和第二类标识中的语言模态中有两个小句,主位分别为“小草”和“君”、“小草”和“您”,指代小草和游客两种交际参与者。而第三类标识中“禁止践踏草坪”属于祈使句,根据 Downing (1991: 42, 119-144) 的观点,在祈使句中,应把位于隐藏地位的主语和谓动词一并看作小句的主位。因此,第三类标识中语言模态中的主位为无标记的“你”和“禁止践踏”。语篇衔接还表现在语音押韵和平仄上,第一、第二类提示标识中两小句之间存在“笑”和“绕”、“笑”和“扰”的押韵现象,属于标识在语音形式上的语篇衔接功能,两小句内容上还隐含因果逻辑语义关系。而第三类提示标识中的单句语言模态却不存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衔接现象。此外,第一、第二类标识中上句给予信息为下句的请求信息提供了语境,而第三类标识中却因单句而无法创造类似语境。综上所述,前两类提示标识语言模态的语篇功能相对来说较强。

根据 Kress 和 van Leeuwen 的观点,构图意义可以由信息价值、凸显和框架 3 个方面实现。构图元素排序体现信息价值,主要构图元素体现凸显功能,构图元素搭配形成框架。各成分在整体图像上的不同位置体现着不同的信息值,左右意味着已知信息和新信息。顶部为理想信息,底部则代表真实信息。此外,

显著性可通过位置、大小、颜色、重合等多种途径实现 (Kress & Leeuwen, 1996: 208)。第一类提示标识中的笑脸位于上端, 表达理想、已知信息。文字信息位于左下端, 表达真实信息, 是提示标识向读者提供的精确信息。从标识的框架看, 标识的绿色背景凸显白色语言模态, 背景色与前景色的鲜明对比把读者目光转移到前景文字模态上, 第二、第三类标识构图与第一类不同的是, 笑脸构图元素被禁止性踩踏标识所代替, 在空间比例上, 偏左的禁止性图标比例小于中右端的文字模态。因此, 构图的重要信息值落在文字模态上。第二、第三类标识主要依靠文字模态传递信息。而第三类标识中文字传递的是“禁止”命令式负面信息, 不利于标识交际目的的实现。第四类标识为禁止标识, 以红色调为主, 框架单一, 禁止信息被凸显, 生硬冷漠感瞬间产生, 不利于交际意图实现, 违背了提示标识的设计规范。

根据以上对4类提示标识的系统功能语法和图像的视觉语法讨论, 我们把4类提示性标识的人际功能分析通过表3来予以概括和总结。

表3 景区常见提示标识交际功能分析表

模态	功能分析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语言模态	概念功能 (1. 参与者 2. 物质过程 3. 关系过程 4. 行为过程)	1, 2, 3, 4	1, 2, 3, 4	1, 2, 3	
	人际功能 (1. 祈使语气 2. 陈述语气 3. 情态系统 4. 极性系统)	1, 2, 3	1, 2, 3	1, 4	
	语篇功能 (1. 主位 2. 无标记主位 3. 两个小句 4. 一个小句 5. 衔接 6. 语境系统)	1, 3, 5, 6	1, 3, 5, 6	2, 4	
图像模态	再现意义 (1. 叙事再现 2. 矢量 3. 概念再现)	1, 2, 3	3	3	3
	互动意义 (1. 索求 2. 提供 3. 接触 4. 社会距离 5. 态度)	1, 2, 3, 4, 5	1, 5		
	构图意义 (1. 左右排列, 2. 上下排列 3. 框架 4. 标识凸显 5. 文字凸显)	3, 4, 5	1, 3, 5	1, 3, 5	4

从表3中不难看出, 第一类提示性标识的各项功能都较全面, 无论是语言文字的三大元功能还是标识中图像的视觉功能都表现了较强的交际功能。第二类提示标识稍逊于第一类, 区别在于图像的再现和互动功能因缺乏表达矢量、叙事再现、提供、接触等图像因素而弱于第一类。第三类标识直接以包含“禁止”一词的单一小句表达命令式需求语气, 无情态系统和语境系统, 其形式和内容上不存在衔接现象, 不存在矢量, 图像只表达象征过程, 叙事再现意义较弱。

第三类中不仅缺乏索求,在色彩设置上,也缺乏互动关系,因此,无图像互动功能。第四类标识因文字模态的缺失,只能通过图像的功能中的概念再现和凸显功能的禁止标识来交际,交际功能较弱。

五、景区多模态提示标识语篇的心理认知机制分析

1. 多模态标识语篇交际意图的实现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领域出现了由重语言结构的分析到重语言功能的研究和认知研究的转向。其中言语交际过程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而该研究实质是意图的交际过程分析。根据上文关于景区提示标识的元功能分析,景区提示标识具有明显的劝说意图。因此,有必要对其意图的构建和实现过程进行分析。Grice(1999:999)认为话语表达非自然意义,可以包括语言行为或成分,也可以包括非语言行为或成分;并指出发话行为本身必须带有产生某种信念的意图即信息意图,方能使话语非自然地传递任何意义。同时,发话人必须确定话语背后的意图即交际意图能被听话人所理解。Atkinson(1968:89-195)也指出人的交际过程以发现交际意图为目标。他认为,人的认知活动过程即是围绕信息处理过程,通过各种感官渠道感知世界外部物理反应的刺激,再经由初始信息处理、信息提取、信息加工、信息编码等信息处理过程,推理出交际意图并作出判断和反应。为了方便下文论述,笔者把上述中的“发话人”、“说话人”统一称作“交际者”,把“听话人”统一称作“交际对象”。综上所述,交际成功与否在于:(1)交际者是否能够成功地把交际意图有效地传递给交际对象,让交际意图为交际对象所感知;(2)该交际意图在被感知之后是否能够被交际对象接受,并最终促成交际意图的实现。交际意图的实现过程可以概括为:

(交际者)交际意图认知过程(意图的产生)——>(交际者)交际意图编码过程(意图的生产)——>(交际对象)交际意图的感知过程(意图的感知)——>(交际对象)交际意图的成功感知——>(交际对象)对交际意图的接受——>交际意图的实现

2. 多模态标识语篇交际的心理认知机制

交际者是如何在自身缺席情况下通过提示标识实现交际意图的呢?根据以上意图实现的认知过程,景区提示标识的设计者需要对交际意图进行编码,即通过以图文为主的多模态语篇来实现。在语篇构建过程中,语篇语境直接影响语篇认知和构建过程,语境研究对多模态语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耿敬北,2014:25)。此外,根据Paiviod(1986)的双重编码理论,交际对象在构建图

文多模态语篇时具有不同于纯文本语篇心理的认知机制。因此,对表2第一幅图片中提示标识的多模态语篇交际心理认知分析,需同时从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以及交际对象对图文语篇的认知规律展开。

(1) 交际双方认知语境的趋同分析

Sperber 和 Wilson (1986) 关联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她们试图从认知科学的角度阐释人类的语言交际行为,并突破了传统的语境概念,把语境看成一个心理结构体,即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假设。本文把关联理论中的语境称作认知语境,以别于传统的语境概念。话语交际的成功度受制于交际者原有认知经验和文化知识及其在即时语境下的语义扩展或调整的情况,即交际对象原有认知语境与交际者意欲传达的认知语境的趋同程度(谢莉,2012:136)。交际意图的多模态编码过程越符合交际对象的认知语境,交际对象在感知到交际者的交际意图时越能认同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交际就越容易获得成功。

景区游客作为交际对象,当时的心情是轻松愉悦的,或者是在寻求轻松愉悦的感受。因此,景区标识设计者在构建多模态标识语篇中,其预设语境需与游客即时认知语境相一致。这要求模态选择、模态制作、模态搭配等语篇设计环节须符合当时游客的认知语境。所以要探讨景区提示标识是否有效,应该更多地关注标识目标群体的认知语境,即游客的认知语境与景区提示标识传递的信息中暗含的预设语境在一定程度上趋同的过程。其实就是景区管理人员试图通过一系列图文符号来激活游客认知域中的某些预设,使景区管理人员与游客的认知语境趋于统一,从而达到提示游客爱护景区花草的交际意图。如表2第一幅图中提示标识主要以文字和图像来构建,图像包括粉色笑脸和绿色叶子,勾画的是面带微笑的而又害羞的小草。含羞笑脸代表礼貌欢迎,对游客传达了亲切愉悦的信息,符合游客即时放松或在寻找放松的认知语境。

(2) 图文模态内在关联与协同

对于以图文为主的多模态语篇,交际对象对图文双模态的心理认知机制对图文多模态语篇的构建和交际意图的实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同时影响语篇内部图文模态相互关联和协调的过程。关于人类对图文多模态语篇的认知过程,Paivio (1986) 提出了双重编码理论,认为人类拥有言语系统和图像系统两套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关联的信息处理系统,文字由语言系统处理并编码后储存在文字记忆区中;视觉化信息由图像系统来编码,在储存于图像记忆区的同时也在言语记忆区中留下相应的印记。基于 Paivio (1986) 的观点, Mayer (2005:47) 提出了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模型,从信息处理模式来分析双重编码,提出视觉信息和言语信息经由编码过程在永久性记忆区中分别建立一个心理表征,

最重要的是，两个心理表征必产生互相参考的连接（Mayer & Sime, 1994: 389-401）。因而以后在回忆该信息时，两种不同性质的信息已紧紧连接成一体了。根据以上心理学家的观点可以推出，对于以图文为主的多模态语篇，人们对图片和文字模态的认知过程不是孤立的两个过程，而是彼此参考、相互融合的认知过程。Mayer（1999: 611-623）还认为，人们对图文多模态语篇的处理过程实际上是在文字和图片之间不断地进行切换，从而发现二者相关联的部分，并结合已有的知识经验加以整合。基于此，Mayer 进一步推论，如果所呈现的各种媒体信息在空间、时间上相互邻近，在语义上一致，则极利于学习者整合它们，导致良好的学习效果，这就是所谓邻近效应（Mayer, 2001: 187-198）和一致性效应（Mayer, 1995: 31-43）。因此，图像模态与文字模态在内容上相关度越高，读者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就容易被更多地激活，读者更易于在内容与知识经验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进而更加准确地认知多模态图文语篇。

表 2 中的第一类提示标识中，文字模态由两小句构成，上句“小草含羞笑”与粉色笑脸图像之间产生了高度的认知相关性，笑脸的图像认知为“小草含羞笑”的语义认知提供了关联，促进了交际对象对文字系统表意真实性的认可和接受。此外，根据空间上图上文下的位置关系，该景区标识语篇构建符合邻近效应和一致性效应，易于激发交际对象当时的心理认知语境即交际对象头脑中轻松愉悦的即时经验，启动了游客对景区提示标识语篇的认知与当时游客自身追求休闲放松的认知之间的关联机制，使游客更易于认知和接受景区标识交际意图并最终接受文字模态的下句“请君莫打扰”的交际意图。

笔者把表 2 中第一类多模态提示标识的模态关联与互动过程概括为：部分文字模态（小草含羞笑）与部分图片模态（笑脸）在彼此高相关的前提下，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形成某种整合概念（微笑交际），这种概念自然激活交际者的认知经验和文化知识（微笑交际礼仪知识），二者之间再次产生认知关联并整合形成概念（交际对象感到愉悦放松），并自然激活对另一部分语言模态（请君莫打扰）的认知，促成交际双方达成共识（愿意接受交际意图），成功实现交际意图。可见图像模态与语言模态之间出现了不止一次关联，多模态交际过程才最终得以完成，并非语言模态和图像模态简单配合即能实现交际意图。因此，不能把二者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孰主孰次，或者辅助、强化的关系。

六、景区提示标识构建策略

通过以上两大视角对景区 4 类提示性标识的分析发现，提示标识是通过图

文合理配合构建意义,图像和文字在标识传递信息的交际过程中的地位皆不可忽略。基于元功能和图像语法精心设计提示标识的文字、图标以及色彩搭配,并根据国家对提示标识结构和色彩的设计规范,以及景区服务于人、人依赖于景区的和谐关系,景区标识设计需要按照如下策略方能创造一种和谐、友好与平等的氛围,充分实现景区的服务功能:(1)提示标识中至少应包括语言文字和图像两种模态;(2)语言文字措辞应以礼貌为原则,多用“请”、“您”等礼貌用词,多用拟人修辞;(3)通过两个小句来传递信息,语言简洁易懂又平仄押韵;(4)避免使用“禁止”、“不”等不利于交际又不符合提示场景的禁止类语言;(5)非语言模态应与语言模态形成较强表意关联和互动,避免二者分割脱离;(6)提示标识宜用使游客感到安静、放松、快乐、安全与希望,容易引起注意的蓝色、绿色和黄色色系,慎用红色等易引起狂躁和兴奋等不利于身心放松的色彩;(7)运用拟人化的积极表情图像创造愉悦认知语境,构建游客与标识设计者之间的认知语境趋同性;(8)标识中图文语篇构建的预设认知语境应与游客即时放松的认知语境、周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语境相适应,脱离当地建筑风格和审美心理的提示标识难以充分实现其交际功能。总之,在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图像视觉语法以及认知心理学等理论框架下去构建提示标识的语言与构图有利于标识的图文平衡、和谐互动,有利于实现提示标识的交际和管理功能。

结语

休闲景区的提示类标识的交际功能与标识的文字模态的元功能和图像模态的视觉语法相关,标识文字模态的三大元功能越充分,标识中图像模态构建越能充分利用图像视觉语法,标识设计者越能通过标识充分实现其交际意图。本文从语言元功能视角和图像的视觉语法视角对景区提示标识进行了多模态语篇分析,发现景区提示类标识中语言模态大都能涉及及物系统中的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及行为过程,同时通过祈使语气来实现人际功能。一些标识的语言模态同时包含给予和需求语气系统,而部分标识却直接以“禁止”一词表达命令式需求语气,无礼貌需求语气系统。在语篇方面,一些标识中的语言模态中有两个带有主位的小句,且有押韵形式的语篇衔接,而部分标识只有单个小句,不存在语篇衔接现象,文字模态缺失的标识也不在少数。标识中图像模态运用矢量交际,实施叙事再现功能的极少,缺乏矢量只表达象征过程的标识占主体。图像模态表达索求意义较少,少于与此相对应的语言模态中表达需求的频率。

在色彩设计方面,部分标识也缺乏与文字交际功能相对应的互动关系。构图方面,大多提示标识构图重心落在文字模态上。语言元功能和图像的视觉语法分析很难对标识中模态关系和模态间协同表意提供一个清晰的脉络,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认知心理学层面找到突破口,发现图像模态与语言模态之间出现了不止一次往返关联和互动,二者在标识交际中不可彼此替代也不可缺失,把图文关系简单地理解为孰主孰次,或者辅助、强化的关系的观点是武断的。景区标识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为景区提示标识构建提供了诸多启示,对改善景区提示标识交际和管理功能具有实践性与理论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Atkinson, R. C. & R. M. Shiffrin. Human Memory : A Proposed System and Its Control Processes [J]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1968 (2) : 89-195.
- [2] Christie, F. & L. Unsworth. Developing socially responsible language research [A] .L. Unsworth (Ed.) . *Researching Language in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C] . London : CASSELL. 110, 2000.
- [3] Downing, A.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theme : a systemic-functional perspective [J] . *Word*, 1991, 42 (2) : 119-143.
- [4] Grice, H. P. Meaning [A] . In Baghramian, M. (Ed.) .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 . Washington, D. C. : Counterpoint, 1999 : 999.
- [5]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M] . London : Edward Arnold, 1994.
- [6]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 London : Routledge, 1996.
- [7] Kress, G. &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M] . London : Routledge, 2006.
- [8] Kress, G. & T. 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 : The Model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M] . London : Arnold, 2001.
- [9] Mayer, R.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Mayer, R. E. Multimedia aids to problem-solving transfer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9 (31) : 611-623.
- [11] Mayer, R. E., J. Heiser & S. Lonn. 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multimedia learning : when presenting more material results in less understanding [J]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1 (93) : 187-198.
- [12] Mayer, R. E. & Sims V. K. For whom is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Extensions

- of a dual coding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J] .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4, 86 (3): 389-401.
- [13] Mayer, R. E., K. Steinhoff, G. Bower & R. Mars. A generative theory of textbook design : using annotated illustrations to foster meaningful learning of science text [J] .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5 (43): 31-43.
- [14] Paivio, A. *Mental Representations : A Dual Coding Approach* [M] . Oxford, U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5] 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6] 耿敬北, 陈子娟. 文献纪录片的多模态动态语篇分析——以《指点江山——毛泽东诗词故事》之《沁园春·长沙》为例 [J] .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 (4): 25.
- [17] 黄艳. 旅游景区英文标识语的符号功能缺失分析——以桂林七星景区为例 [J] . *社会科学家*, 2013 (8): 96-98.
- [18] 李宏, 陈享尔, 郭飞. 旅游景区标识规划设计初探 [J]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1): 49-58.
- [19] 李美霞, 宋二春. 从多模态语篇分析角度解读意义共建——以一幅中国古代山水写意画为例 [J] . *外语教学*, 2010 (2): 6-10.
- [20] 刘熠. 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理论及其应用 [J] .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220-222.
- [21] 米澄质. 旅游景点的视觉标识设计研究 [J] . *包装工程*, 2009 (6): 140-142.
- [22] 庞丽, 谢宝元. 基于隐性服务的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设计研究 [J] . *包装工程*, 2011 (2): 4-7, 14.
- [23] 谢莉. 多模态语篇的劝说功能——从认知看交通安全警示牌的宣传效用 [J] .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5): 133-137.
- [24] 杨永林, 丁韬. 符号学与标志译写——一种问题研究视角 [J] . *外语研究*, 2014 (5): 66-72.
- [25] 杨永林, 赵珊. 双语标识译写研究——提示标识篇 [J] . *外语学刊*, 2011 (5): 85-89.
- [26] 赵湘. 公示语翻译研究综述 [J] .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12): 72-74.

收稿日期: 2015-07-13

作者信息: 陈子娟, 宿迁学院, 223800, 研究方向: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耿敬北, 宿迁学院, 223800, 研究方向: 多模态外语教学与认知学。
电子邮箱: jackgjb@163.com